

# 張作霖的故事

高登雲

## 改姓落籍快槍起家

清末東北豪強稱霸，法紀蕩然，一槍在腰橫衝直撞，槍聲和死亡不捨晝夜。「東北王」張作霖和東北許多風雲人物就是從這樣混亂的局面裏壯大起來的。

張作霖的父親是河北省河間縣人，本姓李，亡命東北時才改姓張，至於因何改姓，現已無法稽考。這位「東北王」的老太爺也是一條好漢，他腰挾一槍走遍東北，後來在奉天省會附近一個半城半鄉的地方落籍娶妻生下三子，張作霖排行老三。老太爺教他們三弟兄一手好槍法，張作霖尤且一生受用不盡。

張家一門，生活正步入歡樂安定的時候，有一天老太爺因細故和一家賭場起衝突，不幸被對方圍擊而死。張作霖當時才十三歲，幼年喪父，孤苦無依，祇好投效吳長慶軍中做戈什哈（雜兵

），迨作霖二十歲時始離軍伍在一木寨裏被僱做保鏢，這時張作相等都追隨他，張作霖傲然已是

一隊十幾個槍手的小首領。

一天，來了一股悍匪，有廿多人，騎着壯馬，聲勢汹汹要洗劫張作霖守衛的木寨，張見對面人馬比自己多，就用江湖語要求對方的首領站出来，願與對方一對一比槍，對方的首領丁鵬（鬼土）是東三省著名槍手，自認這場決鬥有勝無敗。

於是，雙方人馬分排兩邊，兩人決鬥結果，丁鵬心窩止中一槍畢命。這一來，使得對方廿餘人羣龍無首，交頭接耳一陣之後，一致同意向張作霖投降，推舉第二號首領湯玉麟和張談判，張作霖從此擁有近五十條人槍，聲勢大壯。

這一幕槍戰，是張作霖與湯玉麟訂交之始。

此後，張作霖帶領這一夥人馬，辭去木寨，時而上山，時而入城，人馬越聚越多，聲勢越來越大！當時東北凡不是官軍武裝刀董，統稱為「鬍匪

」，張作霖便是鬍匪中最著名的一支。

## 勇冠綠林接受招撫

光緒二十九年（一九〇三年），滿清政府派趙爾巽為盛京將軍，趙蒞任後因鬍匪縱橫為患，為求安定地方發出招安令，當時奉天境內最大鬍匪是張作霖、張景惠及馮德麟等，馮德麟與張景惠的人馬較多，張作霖的人馬則比較精幹。

招安告示發出後，張作霖首先接受招撫，張景惠、馮德麟也表示願意投誠受撫，一致公推張作霖為代表向趙爾巽接洽。張、馮各率准編成一個五哨騎兵營，分派張作霖、馮德麟為管帶。張作霖這次受撫是由段有恆（段芝貴之父）做保人，追一溯始段有恆是張的恩人。

張做鬍匪時，像模像樣是鬍匪；做官軍時也像模像樣是官軍。當時執民境內又出現一支由杜立山率領的鬍匪，杜立山人高馬大，皮膚黝黑，

是綠林中極負盛名的人物，在地方上騷擾不法，公然侵犯張作霖的防區，不把張作霖放在眼裏。張作霖設計邀請杜立山歡譙，杜立山自以為人多勢大，不把張作霖放在心上，杜立山暗想張作霖亦出身綠林，當不會危害自己人，慨然應邀前往赴宴，酒過三巡，張作霖擲杯為號，哨官湯玉麟挺身上前，緊緊抱住杜立山，不費手脚就生擒到這個名震東北的大鬍匪，杜立山的部眾也不費一槍一彈全部歸入張作霖的掌握。

光緒卅年（一九〇四年）趙爾巽內調做四川總督，盛京將軍改為東三省總督，民政部尚書徐世昌奉調東三省做首任總督，以周樹模為督署總參議。

張作霖因功授前路巡防營統領，馮德麟為左



奉軍統帥一代英雄張作霖戎裝照。

路巡防營統領，湯玉麟為馬二營管帶。張、馮赴省謝委，周樹模代表徐總督接見，周樹模問張作霖當年受撫的動機，張作霖簡單而坦誠的答覆說：「想升官發財！」

張作霖湯玉麟在這一段期間，如手如足，合作得非常的親密而友好，有一次他們奉命開赴洮南剿辦「蒙匪」六十三牙簽和陶什叨，這是一場硬仗，張作霖兩次被包圍在蒙古包內（蓬帳營區內），都是湯玉麟冒險衝入救了張作霖的性命。

### 進軍瀋陽幾手表演

宣統元年（一九一一年）徐世昌內調郵傳部尚書，蒙古人錫良由雲貴總督調任東三省總督，隨帶軍事幕僚陳宦到奉天（瀋陽），擔任第廿鎮

（鎮等於師）統制。那時第六鎮統制吳祿貞，第二混成協（協等於旅）協統藍天蔚都是湖北人，這三人同被稱為關外三傑。

錫良在任三年因病辭職，趙爾巽又由四川總督回任東三省總督，第廿鎮統制由日本士官畢業的張紹曾繼任。趙爾巽將在德國實習軍事的蔣方震（百里）調到東北擔任督練公所的總參議。蔣方震和吳祿貞、張紹曾、藍天蔚等都是士官的老同學，因此新軍在東北的聲勢大振。這時馮玉祥就在新軍中當營長。

武昌起義前第六鎮吳祿貞調

回正太線原防，第廿鎮也調在灤州舉行秋操。武昌炮聲一響，新軍三鎮中祇剩下藍天蔚的混成協在關外，藍天蔚有意響應南方革命，躍躍欲試，趙爾巽怕藍天蔚採取行動，慌了手脚，乃匆忙調兵撐持危局，原擬調後路巡防吳俊陞管省入衛，事為張作霖派駐省城的張恩霖探知，張恩霖暗暗地通知張作霖，這正是張作霖的良機乃於一晝夜之間兼程趕到省城。當張作霖率部馳抵瀋陽時，趙爾巽止處在危急之中，張作霖趕至便召開新舊軍將領會議，討論如何應付當前時局。被邀的第二混成協及第三鎮協統以上的將領：（第三鎮統制曹錕由協統盧永祥代表）。在正式會議前新軍將領如張紹曾、藍天蔚、劉一清（二十鎮參謀長）、盧永祥等先開預備會，結果一致主張東三省宣布獨立。

正式開會時間定在下午四點，直至五點止趙總督爾巽才到。張統帥作霖在趙爾巽的轎子前一步一步走進會場，兩手抱一個包袱，裏面放置兩隻三炮台香烟罐子，大步走近屋子中央先把包袱往桌子正中一放，氣呼呼地說：

「媽拉巴子！這是炸彈，咱們今天誰要說妨礙皇上的話，咱就戳響它！誰也別想逃出這屋子。」說完坐下雙手握著那包袱。趙總督隨後進來說諸位久待了，當即正式宣布開會。

總督首先發言，內容略分三段：「第一先說我們拿皇上的俸祿，吃皇上的飯……我們要以死相報。」說完這一段看看各將領神色不對，又接著說「第二這時我們東三省最好不動聲色，也不表示，湖北成功再響應，那時少不得有咱們一份

；如果失敗，咱們沒有表示，自然也沒有我們的事。」最後說「現在我們的要務，是在保境安民，抱定這宗旨無論誰來咱們也是正堂堂拿得出去，地方百姓能安居樂業，就是咱們的一大功勞。這是我的意見，大家是否贊同？」趙總督把話說完停了片刻又問大家怎樣辦？要大家說話，依然沒有人發言。趙又說：「今天應當鄭重的表決一下，誰贊成我的意見就請舉手。當時張作霖統領先舉手，其他四路統領也隨着舉手。可是所有新軍將領却依然低著頭……毫無表示。趙總督覺得這事不好收場，又說：「……我也許話沒說清楚，大家沒聽明白，我再說一遍。」又重說了一次，接着又付表決。這次新軍將領中盧永祥代統制首先舉手……大家也就不得不隨着舉手。趙爾巽



光緒二十九年招撫東北騎匪，派張作霖為騎兵營管帶的盛京將軍趙爾巽。

說這是全體通過了，笑着宣布散會。

新軍主張獨立被保境安民的主張征服之後，奉天諮議局議長吳景濂乃用保安會預備會名義，定於九月二十二日開會請趙爾巽出席，擬於開會時宣布獨立。趙爾巽令張作霖準備一切，在會場警衛森嚴，士兵皆持槍實彈以防有變。到時趙爾巽偕張作霖到諮議局出席，吳景濂主張成立奉天國民保安會，推趙爾巽為會長，宣布獨立，響應革命。趙爾巽認為保境安民當可討論，獨立就是造反，自己不能擔任會長。吳景濂逼緊一步說：「革命沒有商量，沒有妥協，爲了革命我吳某是不計生死的」。這時張作霖故意坐到吳景濂的對面拔出手槍放在桌子上說：「我張作霖是有人就有槍，有槍就有人；爲着東北地方的事，我天不怕，地不怕！」還沒等張作霖把話說完，吳景濂就不再堅持了。

劍，稱雄獨霸的地盤了。

### 升任師長趾高氣揚

民國成立後，趙爾巽已另任清史館館長，張作霖、馮德麟兩部成爲奉天的主力軍。張部編爲廿七師，張作霖任師長；馮部編爲廿八師，馮德麟任師長。

張錫鑾是浙江人，有「快馬張」的綽號，傳說張作霖曾拜快馬張爲義父，因此張作霖、馮德麟兩員悍將在張錫鑾面前祇有垂首站班的份兒。袁世凱繼國父孫中山先生爲臨時大總統，便派張錫鑾接替趙爾巽爲奉天都督，袁世凱善於利用權術，以人御人，他以為張錫鑾定能獲得張作霖、馮德麟兩個實力人物的支持。但張作霖、馮德麟覺得與其做老長官的資本，何不自己挺身而出來打天下。由於這一念頭，張錫鑾的都督位子便如坐針氈了。

當張錫鑾意味到兩個老部下對自己的態度已非昔比的時候，他才痛感自己以七十歲的高齡何苦還要仰老部下的鼻息，於是他乃向袁世凱辭職。張錫鑾和袁世凱曾義結金蘭，袁稱張錫鑾爲金坡大哥，袁極力婉勸「老把兄」暫時留任，張錫鑾祇好十分委屈的留任奉天都督。

民國三年八月廿八日，張作霖公然致電陸軍總長段祺瑞說：

「辛亥，癸丑之役，大總統注意南方，皆作霖坐鎮北方之力；今天下底定，以讒夫之排擠，鳥盡弓藏，思之寒心，中央（指袁政權）欲以護軍使、將軍等職相待，此等牢籠手段施之別人則

從此關外竟成爲舊軍馳馬試

命黨烈士）決定去武漢連絡投効革命軍，爲守舊派偵知，當設計由袁金鎧請客爲張榕送行，飯後邀張榕到大西門外三道街妓館，袁金鎧先離去，張作霖即派兵以查妓館爲名將張榕拉出來在巷內牆角下槍殺成仁。隨即又抄沒張榕的家，造成一片恐怖。因而主張革命的人，人人自危，紛紛離開奉天。達到趙爾巽保境安民不談革命的目的。

可，施之作霖則不可。承總長相待甚優，與吳俊陞對調一節，極為贊同。謹率全師駐防荒僻，以俟鉤命。但願早脫奉省，以免禍至無日」。

從這個電報可以窺見張作霖趾高氣揚與目無長上的程度。

### 袁世凱的籠絡手段

袁世凱陰謀稱帝後，爲了要籠絡各省軍閥，便輪流召集師長級以上的軍人赴北京，面加撫慰。張作霖亦在被召之列。他於民國四年七月廿三日率領一營衛隊入京，請求袁世凱面前的紅人，曾當過他的上司的雷震春引見袁世凱，袁在居仁堂接見這位「鬚匪」出身的張師長。只見進來的這位著名「鬚匪」，却是一位羞澀的文質彬彬的軍官，張作霖跟在雷震春後面，向袁世凱磕頭，張作霖眼見上面坐的是一位笑容可掬的老頭兒，

他開始以充滿新奇的眼光四面掃射，他知道這是皇上的寶宮，任何物件都名貴得很，不論是擺設的磁器或字畫。

袁世凱在談話時偶然拿出懷錶看時間，張作霖也伸長了頸子去看，袁就立刻把懷錶贈給張作霖，張更覺得袁老頭兒的親切和藹，而打心裏喜歡袁世凱。

張作霖從居仁堂告辭回到他的住所，心緒非常輕鬆！他返抵寓所一進門就見到一個總統府的侍從恭敬的對他說：

「總統叫把這些東西送來給師長」。

原來張作霖給袁世凱磕頭之後，張作霖四處瀏覽時，袁世凱已一一記在心中，等張作霖一走，袁就命人把張作霖看過的東西用汽車送到張作霖下榻的寓所。務要趕在張返寓之前到達。

袁世凱這一着，對於綠林出身講義氣的張作

霖是最有效的一劑藥。張作霖返回奉天後，九月間就打來了一個勸進的密電，首先就敘述北京之行對袁世凱的感激，張作霖說：

「作霖日前在京謁見時，曾痛言國家安危繫於我大總統一身；仰荷鴻慈，不加以冒昧之罪，感激刻骨。復蒙一再賞賜物件，自顧何人？叨茲異數，雖肝腦塗地，亦不足以圖報於萬一」。

在帝制問題上，張作霖表示了明確的意見，勸袁世凱正位皇帝。張作霖慷慨激昂地說：「東三省人民渴望甚殷，關以外有異議者惟作霖一身當之；內省若有反對者，作霖願率軍以平內亂，雖刀斧加身亦不稍怯」。最後說：「作霖行年已四十有二矣，位至中將，子女數人，田產亦足以仰事俯畜。今日之言，若有二心，天實殛之！我大總統若不俯順輿情及將士之心，誠恐天下解體，家國之禍不遠矣！」

### 擅於機變控制東北

張作霖入京「謁」見袁世凱以後，袁世凱立即就把奉天和湖北兩省的將軍對調，彰武上將軍段芝貴調奉天，鎮安上將軍張錫鑾調湖北。這時張作霖當年受撫時的保人，段芝貴的父親段有恆曾到奉天拉感情。因此段芝貴到奉天接任時，即下榻張作霖的廿七師司令部以示親信。段芝貴當時是袁世凱最紅的將領，有「乾殿下」之稱。

張錫鑾離別他的第二故鄉奉天時，有留呈段上將軍的詩一首云：「武昌開府馳名久，百戰功高上將才，愧我籌邊無善策，十年懸恥待君來」。



民國初年稱霸東北時的張作霖



袁世凱派段芝貴督奉，兼節制吉、黑兩省軍務，段芝貴以乃父是張作霖舊日恩人關係或可相處，不會如張錫鑾那樣與張作霖積不相容。小段（當時大家稱段芝貴為小段，以別於段祺瑞）在湖北時被第二師師長王占元欺侮蔑視，故請調奉天頗有脫出桎梏之感，却沒想到俾將到處皆有，因張作霖久已把奉督一席視為掌中之物。他雖不便拒絕這位乾殿下，可是內心却極不服貼。

袁世凱稱帝後，蔡鍔、唐繼堯在雲南起義聲討，袁世凱全力注意對南方用兵問題。民國五年二月，袁世凱召張作霖入京商討征南大計，袁說許多好話，勸張作霖率兵赴湖南討逆，事成後封侯封公都不成問題。在此以前，洪憲封爵時張作霖得了個二等子爵，事與願違，張作霖大失所望即遞呈請病假，當時嚇得彭武上將軍段香帥（芝貴）親自踵門探疾，竟被擋駕。此次袁世凱親自求張作霖南征，張作霖一口答應願為前驅，使袁「龍顏」為之大悅。張作霖出兵的先決條件是餉械，袁下令優先撥給；張作霖得了餉械後便突然變臉，理由是段上將軍虧空公帑數百萬元，都是奉天人的民脂民膏，非清算這筆帳不可。

四月二日段芝貴微服潛赴北京哭訴於四面楚歌的袁世凱面前，袁世凱這時已自顧不暇，無力維護這位乾殿下，袁祇勸段先回任，忍耐一個時候，段芝貴無奈仍返回奉天。此際袁的密報說張作霖命袁金鑑起草奉天保安會章程，這便是張作霖要獨立的先聲。袁世凱始知非滿足張作霖的希望不可，否則奉天變生肘腋，豈不是腹背受敵，袁世凱也顧不得自己的乾殿下啦，就在四月廿二

日下令任命張作霖為盛京將軍，督理奉天軍務；馮德麟為幫辦軍務。從此，整個東北局面便正式落在張作霖的手中了。

### 與湯玉麟離合故事

旋不久張作霖，馮德麟互爭權利正熾之時，張作霖的親信五十三旅旅長湯玉麟又和張作霖鬧翻，張、湯感情破裂是因奉天警務處處長王永江與當地部隊發生磨擦，張作霖袒護王永江，於是與湯玉麟交惡。

光緒卅年（一九〇四年）日俄戰爭時王永江曾督辦遼陽警察，頗得趙爾巽賞識，欲畀予民政司職務，却被當時軍界首領張作霖所反對。等到張自己主持奉天軍政時，也像趙一樣器重王永江，賦予王警政大權，湯玉麟等嫡系軍人對此深為不滿。有一次軍政大會上，湯等故意拒王參加，派兵在會場大門擋駕不准王進入，以示凌辱。又湯的部下經常向警察尋隙而起衝突。事情傳至張作霖耳中，張一點也不護短，重懲滋事官兵，並召湯訓話，大加申斥，馮即從中挑撥張、湯之間情感，於是湯玉麟便帶兩連人馬遽然離去。張作霖遂派一〇六團團長鄭芬暫代旅長，湯去之後，張作霖曾有一封信給湯玉麟文辭懇切全函如下：

「玉麟仁兄：十七年患難之交，臨別竟未一晤，弟心傷矣！我兄之心寧毋傷乎？回憶在桑子林時，我兄、輔忱及弟等共廿四人，屢受洪輔臣、徐翰武等大股欺侮。金壽山勾結俄兵乘夜襲擊，我等冒死衝出重圍！孫德山背負趙氏出險，投到老達房，家紋五優容大度，推誠相處，稍得喘息。及投誠新民，弟任管帶，兄任左哨哨官。我

兄生擒杜立山，首建奇功。弟因升前路巡防統領，兄升馬二營管帶。後開赴洮南，剿辦蒙匪六十牙簽，陶什叨等。弟兩次被圍蒙古包內，兄竟冒險衝到，弟感激涕零。兄勸慰說：不願同生，但願同死。言猶在耳，永矢弗諼。辛亥之秋，奉趙將軍回省，亂迫眉睫，人心惶恐，我兄率部於一夜之間，擒獲馮六、張榮等首要，脅從逃散，省垣轉危為安。弟因統領中路巡防，旋改編陸軍二十七師，弟任師長，兄升五十三旅旅長。及段將軍離任，弟承受督軍兼省長。他人見我師團堅固，前途順利發展，十數年間，得長全省軍政，因羨生忌，因忌成仇，挑撥離間，多方破壞，事實俱在，不待覆案。人生最寶貴者，莫過於生命，昔富思難之時，誓同生死，偶以言語之差，視同陌路。我兄向重義氣，今乃不念前情，不思舊雨，決心離去，此弟深是不解，亦最為痛心者。況且父靈浮屠，大事未成，老母在堂，仍得奉養，兄弟妻妾子孫等，食指日繁，開銷日增。兄不為自謀，也不為全家老小着想乎？共得之富貴，當共享受，耿耿此心，天日可表。今日不辭而行，挽留無術，何時意轉心回，肯來聚首，富貴與共，決不食言。書不盡意，尚希諒察」。

按信中所謂趙氏係張作霖之原配，徐州會議之奉天代表趙錫錕，即其族人。張作相字輔忱，家紋五即張景惠。陶什叨為蒙古匪首。張榮即張榕，革命黨人。「他人」係指馮德麟。

張作霖不能執筆，此信係口授由他人所寫，緬懷舊日交情和半生歷史，情摯義重，感人至深！（未完）